

# 黃太炎重訂三字經(二)

以下照錄太炎先生重訂之三字經，分別標

明「原文」「增入」「更定三項，其附註則摘

要節錄。

「原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尊，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更定」荀子和，有義方，教八子，

名俱揚。(按)原文爲營泰山，有義方，教五

子，名俱揚。

太炎先生更定爲荀子和，教八子，

附註云：荀子和東漢時頑陰人，桓帝時補朗陵侯相，善事明理，稱爲神君，有

子八人，並有才名，時稱之爲八龍。

「原文」蓋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不知義

，老何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爲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香九齡

，能溫席，孝於親，所當識。

「附註」黃香東漢時安陵人，九歲失母，

事父至孝，夏月扇枕席，冬月則以身溫被，通經史，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

「原文」周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知。

## 五十年人海滄桑錄

勞緯孟述  
草冰子記

在東北。

「附註」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諸父兄弟

，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爲六紀見「白虎通」。

「原文」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時，運不

息。

「增入」十干者，甲至癸，十二支，子至亥。

「原文」周四年，能讓梨，弟於長，宜

「附註」五胡東漢時人，年四歲時，與諸兄分梨，兩擇取小者，父問其故，辭曰：兒年小，當取小者。

「原文」首孝第，次見聞，知某數，識某名，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附註」天地人爲三才，見「易繫傳」日月星爲三光，見「白虎通」。

「原文」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附註」天地人爲三才，見「易繫傳」日月星爲三光，見「白虎通」。

「原文」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附註」天地人爲三才，見「易繫傳」日月星爲三光，見「白虎通」。

「原文」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附註」天地人爲三才，見「易繫傳」日月星爲三光，見「白虎通」。

「原文」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附註」天地人爲三才，見「易繫傳」日月星爲三光，見「白虎通」。

「原文」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附註」天地人爲三才，見「易繫傳」日月星爲三光，見「白虎通」。

「原文」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增入」十干者，甲至癸，十二支，子至亥。

「原文」周四年，能讓梨，弟於長，宜

「附註」十干爲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支爲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傳天皇氏所創，黃帝時土撓氏始以天干配地支，作甲子以紀日，如甲子，乙丑，甲戌，乙亥之類。

「增入」曰黃道，曰所屬，曰赤道，當中權。

「附註」黃道爲天球上立之一大圈，爲一年內地球上所見太陽經行之路，即地球軌道之市面，與天球相交之線，赤道爲距南北極各九十度之十圈，天球上亦有之，即由地球赤道之平面而擴大之，與天球相交而成者也。

「增入」赤道下，溫緩極，我中華

在東北。

「附註」我國在亞洲之東南部，東

起於東經一百三十度，西訖七十度零十一

分，南起於北緯十五度四十六分，北訖五十分

。

「增入」塞壤均，霜露改，右高原，左大

海。

「附註」我國西北多爲高原，「出濟而二

百宋笑以上之平地地面平坦而無凹凸者通稱高

原如西藏青藏古及興安分界之帕爾爾皆是。東南臨東海南海。

（未完）

多數

川淮

所以

鳥獸

息。

在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章太炎重訂三字經(三)

之紀 「增入」，曰江河，曰淮濟，此四瀆，水

「附註」此四水古稱四瀆，皆流入海，今

淮濟於運河，濟入於黃河，所存惟二瀆，江為

揚子江之簡稱，發源於青海巴顏喀喇山之陰，

逕過雲南四川湖北湖南等處江匯入海，凡長九

千九百六十里。河即黃河，發源於青海巴顏喀

喇山之陽，經過甘肅綏寧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入

海，長八千八百餘里。淮水發源於河南

淮陽柘山，經安徽入蘇，幹流自淮陰以

下合於運河。濟水發源於河南王屋山，

本過黃河西兩，東流至山東，與黃河並

行入海，今下游為黃河，大清河小清河

所佔，僅存發源處而已。

「增入」曰岱華，嵩恒衡，此五岳，山之

「附註」岱山即東嶽泰山也，在山東泰安

縣北，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嵩山即中

嶽，在河南登封縣北，週一百三十里，高二十

里。恒山即北嶽，在河北省曲陽縣山西渾源縣

之間，自漢以來，皆祀於曲陽，至唐改祀於

渾源。衡山即南嶽，在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梁武帝稱霍山為南嶽。華山即西嶽，在陝西

華陰縣南。

二 「增入」古九州，今改制，稱行省，二十

「附註」古時分天下為九州，夏朝以濟、

兗、青、徐、豫、荆、揚、雍，架為九州，殷

朝以冀、豫、徐、揚、幽、兗，營為九州，周

朝以揚、荆、豫、青、兗、雍、冀并為九

州，自秦以後，改為郡縣，民國初，定江蘇、

浙江、福建、廣東、山西、陝西、河南、河北

，甘肅、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雲南

，遠寧、廣西、貴州、吉林、黑龍江，新疆為

廿二行省，民國十七年，又設雲、寧、青海、綏

遠、察哈爾、熱河、西康三省，共廿八省、外

蒙西藏，仍為屬地。

「增入」曰士農、曰工商、此四民、國之

良、臣卜相、皆方技、星堪輿、小道泥、

「附註」醫卜相皆始於三代之前，星命則

為堪輿家。

「增入」一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謂水

陸，有虫魚，有鳥獸，此動物，能飛走。

「原文」稻梁菽，麥黍稷，此六穀，人可

食。馬牛羊，鷄犬豕，此六畜，人所飼，曰喜

怒，曰哀懼，愛惡欲，乃七情，曰仁義，禮智

忠信，曰五常，不容紊。

「增入」青黃及黑白，此五色，目所識

，酸苦甘，及辛鹹，此五味，口所含，鐘磬香

，及樂器，比五臭，鼻所嗅，官商角，

及徵羽，此五音，耳所取。

「附註」宮商角徵羽，則以清濁高

下分之，宮最下最濁，商次下濁，角最高

最清，詳見通鑑（徵讀若止）

五十年入海湧桑錄

勞緯孟述 莫冰子記

晉書

「附註」金為鐘，石為磬，絲為琴瑟，竹

為簫管之屬，匏為笙竽之屬，土為壘，革為鼓

，木為柷敔。

「增入」曰平上、日去入，此四聲，宜調

叶。

「附註」四聲所調叶文詞，齊周顥始作四

聲切韻。

(未完)

想起我們應建未建的大會堂

地無邊五環相通的會  
旗升起，會議將近到  
舉頭時，人們才發覺  
升起的不是五星相連  
會旗，而是另一面面

一之為甚

一日之

內，角狼藉

次非禮女童

行止

新交通燈，各處先後安

章太炎重訂三字經（四）

「原文」九族者，序宗親，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至曾元、五倫者，始夫婦、父子先、君臣後。

按此段首二句及末四句，均為太炎先生所更定。附註：「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均屬人倫，故曰五倫。」

「增入」次兄弟、及朋友、當順叙、勿遠負、有伯叔，有兄弟，婿婦翁，三當名。爾雅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

「增入」斯齊衰、大小功，至禫麻，五服終。

「附註」斬衰服之最重者，齊衰次於新喪，皆三年之喪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禫麻則五服中之最輕者。（齊讀者諸，衰讀若體。）

「原文」凡訓蒙，須講究，明訓故，明句原。

「附註」註解文義曰訓故，亦曰訓詁，文詞之未成句者曰讀。（讀若豆。）

「增入」禮樂射，御書數，古六藝，今不具。（附註）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貳，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詳見

高樂村

失事原因

小宜，開入商店。

貨車進坐。

一

天之內，火警五宗。

在巴士上，男女可串位

體孩長得特別結實，特別健美，識布是她的特長。和南洋其他的婦女一樣，她們穿的是紗裙，每天行

「增入」惟書學，人共遵，既識字，識說文，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計九千三百五十六字。

「增入」有古文，大小篆，識草書，不可亂。「附註」古文，上古之文字，即像形體也，大篆爲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亦謂之籀文，小篆爲李斯所作，亦謂之秦篆，隸作於秦下書，

言。孟子者，七篇是，弟子所記，仁義，中庸者，子思學，中不偏，庸不易。

「附註」論語爲孔子弟子所記，夫子之言行，孔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曰論語，平，此二篇，在禮記，今單行，自元晦。

「附註」中庸大學一篇，爲禮記篇名，謂

明德親民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推而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爲漢宋馬融訂定，計四十九篇，宋朱熹

字元晦，將中庸大學一編，總爲單行本。

「原文」四書通，孝經熟，如六經，始可讀。

「附註」孝經書名，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作，通行者有古文本，今文本。

「增入」六經者，統稱術，文作周，孔子述。

「附註」易經書名，詩經本爲廟堂樂章，與用巷歌謡，古凡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類四體，書即尚書，爲上方典謨訓詁之文，計五十九篇，後記爲孔子弟子及後學所記，戴德所定者爲大戴記，戴聖所定者爲小戴記。春秋晉史記之名，由孔子刪定之。樂經已亡於秦，今不可考。（未完）

因是了這

曉性

偉大

# 竇太史重訂三字經(五)

「原文」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

辭。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曰國

風，曰雅頌，樂四詩，常諷誦。

「附註」連山易相傳而羲氏所作，或謂夏

易，歸藏易相傳黃帝所作，或謂殷易，周易爲

文王周公孔子所作，皆古者卜筮之書也。

「更定」周禮者，著六官、禮儀者、十七

篇、大小戴、集禮記、述聖言、禮法備。

「附註」周禮爲周公旦所擬周室之官制，

分爲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

冬官。

「原文」王述息，春秋作，寓褒貶

，別善惡。三傳者，有公羊，有左氏，

有穀梁。

「附註」公羊傳爲周公高所撰。

左傳爲左邱明所撰，左爲晉之史官，孔子同時

入。穀梁傳爲周穀梁赤所撰。

「增入」爾雅者，秦辨言，求經訓，比其

先，註疏備，十三經，惟大戴，疏未成，左傳

外，有國語，今纂輯，數十五。

「附註」爾雅未詳何人所作，大抵始於周

公孔子，成於孔子門人，又經注增輯而成。

十三經爲易、詩、書、禮記、春秋、周禮、儀

禮、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國語、周左丘

明作，今本廿一卷。

「原文」堯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

事。兵家、法家道家等書，統稱子書。

「附註」凡著述能成一家言者，如儒家、

兵家、法家道家等書，統稱子書。

「增入」古九流，多亡佚，取五種，修文

質。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

流，農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是爲九流。

「原文」五子者，有荀陽、文中子、及老

莊。

## 五十年人海滄桑錄

勞緯孟述

莫冰子記

「附註」荀子、周苟况撰。揚子洪言，漢

揚雄撰，雄字子雲，並著有太玄經等書。文中

子即中說，隋王通撰，通字仲淹。老子即道德

經，分上下二篇，周李耳撰。耳字伯陽，諱聃

。莊子即南華經，周莊周撰。

「原文」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

始，自羲農，至黃帝，並項臘，在上世。

「附註」伏羲氏或作伏羲氏，亦稱太昊氏

，姓風。神農氏亦稱烈士氏，又稱炎帝，黃帝

亦稱高陽氏。帝嚳亦稱高辛氏，是爲五帝。

「更定」堯舜興，順尊位，號唐虞，稱二

帝。舜姓姚，受堯禪爲天子，號于蒲阪，南巡崩於

蒼梧之野。

「原文」夏有禹，商有湯，周文武，稱三

號夏禹，後受舜禪爲天子，姓姒。成湯，

契之後，名履，伐夏桀，代夏有天下，國

號商。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代商有天下

，號周。姬姓，三代之王，世稱三王。

「原文」夏傳子，家天下，四百載

，遷夏社，湯伐夏，國號商，六百載，至紂亡

，周武王，始封紂，八百載，最長久。

「附註」禹受舜禪爲天子，國號夏，都安

邑，禹崩，傳位於啓，爲傳子之始，後世稱家

天下，凡十七傳，四百二十二年，爲成湯所滅。

夏桀無道，成湯伐之，遂代夏有天下都邑，國

號商，盤庚時，遷都於殷，改國號曰殷，至武乙

又遷都朝歌，凡二十八傳，六百六十一年，爲周

所滅。武王伐紂，代商有天下都邑，國號周，

凡三十八傳，八百六十七年，爲秦所滅。朱完

高樂村

罪案

案，數月已

前事不忘

不拍照片那便更好了。

也作她的然後，高呼  
擁護人權及反對封建  
殘餘的足跡，婚姻制的延  
續，這事件連政治界也  
牽動了，延至現在

豐太炎重訂三字經（六）

「增入一周共和，始紀年。燕官隸始官通。」  
「附註」周幽王出奔後，至宣王即位前，凡十四年，號為共和。宣王是厲王子，名靜，曾中興周室。幽王名宮湊，爲犬戎所殺，西周亡。

平王是幽王子，遷都洛陽，史稱東周。

「原文」周幽王，王綱弛，逞干戈，尚游說，始春秋，終戰國，五霸強，七雄出。

「附註」逞其辯以動人聽，謂之游說。

按：原文爲周轍東，太炎先生口曰周道衰。晉平公元年起，爲春秋時代。周敬末年起爲戰國時代。齊桓、晉文、宋玉、秦穆、楚莊爲五霸。燕趙韓魏齊楚燕、秦穆、楚莊爲五霸。

「原文」嬴秦氏，始兼併，傳二世，焚漢爭。

「附註」二世爲胡亥，在位三年，爲趙高所弑。項籍字羽，起兵於吳，自號西楚霸王。

劉邦字季，起兵於沛，爲沛公，項羽封爲漢王。漢基，光武興，爲東漢，四百年，終於獻。

「附註」高祖用韓信陳平，率諸侯軍圍項羽於垓下，羽亡，漢遂有天下，至平帝爲王莽。

# 五十年人海滄桑錄

勞繼孟述 葉冰子記

十二年，爲箭趙所滅，是爲西晉。元帝渡江，

即位建康，凡十一主，一百零三年，是爲東晉，

禪位於宋。

「原文」宋齊樞、梁陳承，爲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東西，宇文周、與高齊。

「原文」高祖興，漢業建，至孝平，王莽

「附註」宋劉裕受晉禪，凡八主，五十九年，禪位蕭道成，開建齊，齊凡七主，二十三年，禪位於蕭衍，國號梁，梁凡四主，五十五

由。

「附註」梁，朱全忠凡三主，十八年。唐

李全嗣，凡四主，十五年。晉，石敬瑭，凡

二主，十二年。漢，劉知遠。凡二主十五年。

周，郭威，凡三主，十二年，算於宋，史稱後

五代，以別於宋齊梁陳隋之前五代。

（未完）

所為，西漢亡，王莽自稱新皇帝，後爲潁陽王所殺。光武帝名秀，起洛陽，故號東漢，至獻帝爲曹操所滅，西漢凡十二主，一百十

二年，東漢凡十二主，一百九十六年。

「原文」魏蜀吳，爭漢鼎，號三國，迄兩晉。

「附註」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三方爭天下，統稱三國，及司馬炎篡魏，三國始亡。

。炎既有天下，遷洛陽，國號晉，凡四主，五

。晉既滅北齊，旋又爲隋所滅，史稱北朝。

「原文」迨至隋，一十字，不再傳，失流

。唐、唐國祖、起義師，除隋亂，創國基，二十

傳，三百載，安滅之，開乃啓。

「附註」南北朝對立一百五十年，至隋始

統一，隋文帝楊堅篡周滅陳而有天下，凡歷四帝，一十九年，禪於唐。隋末天下大亂，李世民勦其父李淵，起兵蕩平

天下，衆受隋禪，國號唐，都長安。唐

高祖李淵既有天下，凡傳二十主，二百

九十年，爲安史所滅。

「原文」梁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

。太平門，可見到的是檢查。

今年人丁慶會，可從中

人感到寂寞。

觀點不同

像，也早已不復是一個神祕之謎。近年來

那些亞洲埃及的英國人都被生了怪病，

加納邦已經病死，他

忍受了可怕的折磨吧





#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 自序

余嘗爲編年詩二百餘首。記自幼而壯而老之事。不啻自撰之年譜也。又爲辛壬雜事詩百十首。則記香港淪陷時期。所見所聞之情景。甲子北游。又嘗爲紀事詩近三百首。此皆敘述之作。其文采雖無甚可觀。而昔人所謂詩史者。庶幾近之。至以文紀事。則有辛酉游記。記過杭蘇皖之游。與其他之羅浮桂林丹霞等游記共十種。凡此皆身歷其境。而筆之於書者。與世人之舞文弄墨。而憑空結構者。蓋不無區別也。頃者。年老多閒。前席如夢。每境舊事。猶晝歷歷在目。而萬木草堂之良師益友。尤不能去弟索觀。謂饒有趣味。且諸懷。記憶所及。錄而存之。所謂只以自怡悅。不堪特贈君者。乃何艾齡友。原不值大雅之一曉。或者謂甘醇肥韻。只一自繙一冊。竊思此更園冊子。原不值大雅之一曉。

外表之率觀。究不如菽粟之恆甘。而布帛之耐久。則無華。或者猶有可取。然耶否耶。若自譽而實自嘲耶。謹自述以博閱者之一鑒也。  
己亥歲首盧潤父自序  
時年九十二

## 康簡知名

余年弱冠。即聞康簡兩先生之名。時科舉方盛。學者必先應童子試。得入學爲博士弟子員。然後得與鄉試。故童子試謂之小試。如不入選。則雖老亦稱文童也。康先生年既壯。不復應童子試。惟以監生資格應科舉。向例。凡應鄉試之諸生。須先由本省學政先考一次。謂之選才。取錄後。乃得入科場。凡在廩增附諸生。與恩拔廩歲優諸貢生。入選者必得其九幾。惟由監生考選才。則百僅得其一二。乃康生連次輒列第一。蓋試官未仰其名。故表異之。試場傳爲佳話。故余

已心識之。簡竹居先生。名朝亮。順德鵠岸人。早遊邑庠。向例。學使每歲考。鄉試諸生一次。分列一二卷等。其取錄一等之前列者。得補廩生。廩生者。凡童子應試。必須由該縣之廩生保送。乃得入場。國家給以廩祿。謂之廩保。監考官必先由廩保處填冊購票。乃得投卷入場。故廩生之正項入息。每遇歲科兩考。亦可得百十金。至於營私舞弊。如潛保替筆等。花樣百出。非正宗收入。則不在此例矣。時簡先生應歲考。取錄一等第一名。應補廩生。惟取錄後。須覆試作實。乃可照補。簡先生不赴覆試。試官嘉其名。使人召之。亦不往。其言曰。歲試所以顯功令。非以氣節。已名勳公卿若此。謀利祿也。由是試場又傳爲佳話。故余又心識之。兩先生雖未達。而其學問。以陳東塾朱九江爲兩大派。而九江之學。又有康簡

萬木草堂隱舊

(=)

盧湘父隨筆

初游康門

余家貧。不能常具膳  
補。故余兄弟從師。時有  
作餸。惟得力於庭訓者居  
多。光緒十九年矣已。余  
年二十六。與袞裳兄在鄉  
各爲童子師。吾黑雁以  
贍家費。袞裳兄已游庠。  
也余則文揭附蹬。尙不能  
掇一芹。乃兄弟私譏。謂  
非求學無以進取。時廣州  
有嶺方館者。嶺則磬石太  
史方則默谷。呂則耕臣  
兩孝廉也。於是請願於先  
府君。欲於光緒式十年甲  
午。就學於方呂館。府君  
以呂紹臣先生。爲拔湖太

夫子之子。與有世誼。固  
倍從所請。余兄弟得所願。  
○以爲從此致力時文。取  
育榮如拾芥矣。陳子襄者。  
○與余有戚誼。且爲同譜。  
○癸巳恩科中式。與康師  
爲同年。康師第八名。子  
襄第五。爲五經魁之一。  
榜發後。同年大會。子襄  
與康師會晤。一見傾倒。即  
執贊的弟子。蓋子襄與架  
任公爲友。任公先從康師  
從。時述師訓。子襄已心  
儀之矣。至是子襄知余有  
求學之志。乃致書引與共  
碼。余猶豫未決。乃函問  
康師何如。復書曰。上下  
三千年。縱橫九萬里。康

先生盡之矣。余乃圖計。  
與袞雲兄分道而馳。蓋余  
兄弟始終共師。未嘗離異  
•至是乃始各行其是。又  
以此商之府君。亦欣然許  
諾。蓋府君爲朱九江弟子  
•與康師爲先後同門。亦  
有友誼也。余旣游於萬木  
草堂。而康師或北上會試  
•或遠遊山水。在堂講學  
之時間不多。惟是同門多積  
學之士。大率讀者已多  
學友。而實則皆我師也。同  
學亦絕不客氣。有所請教  
•知無不言。直諭多聞。  
兼資三益。故余雖離師傳  
•而師傳更多也。

萬木草堂憶舊

教處舊法

清代沿明制。以科舉取士。科舉以八股爲主。八股以四書命題。故凡學者教者。均以此爲目的。而雖策之程序。亦由此而分次第焉。童子初入塾爲蒙學。先授以三字經。次爲千字文。次爲幼學詩。謂之三傳紅皮書。三字經爲區區子所撰。其書簡明。於普通之知識。及四書五經與五子之名目。亦歷歷舉出。日有勸孝弟勸勤學等語。兒童讀之。便有根底。惟周與嗣之千字文。無甚意義。祇以千字不同。可以爲記號之用。然其書之前大半尙順口。至末處則屈離讀。以此爲兒童課本。未免強人所難。幼學詩之上半。爲明代神童汪所作。餘則雜采唐宋詩。汪以童子驥得富貴沾沾自喜。未免山利祿引人。似非教育之良耳。讀三傳紅皮書之後。開始授以大學中庸論語。次及孟

子上所編。而四書畢業。繼則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左傳。而五經又鼎業矣。凡此諸經。只有呆讀。強記。甚少講解。惟四書則至入學三四年後。必以爲早堂之講本。蓋以此爲八股之題目也在蒙學時。除讀書之外。成課對偶。由二字而三四五七字。其學爲八股。則先爲破題兩句。漸爲承題三四句。課對偶未畢者。則仍繼續讀經。爲將來試帖之豫備。破承題則爲八股之前奏曲也。年稍長。則入中館。五經未畢者。則仍繼續讀經。而對偶詩文則漸進。對偶或爲詠物聯。或爲擇句。或爲次聯。詠物則爲一聯之詩。所謂擇句者。標出二字。以爲首尾。令學童造成一詩句。次聯者。標出二字。以爲聯語之首尾。使學者造成一聯。殆如今之詩鐘。此皆爲兒童學習試帖之預學備也。至其學爲八股文。則以蒙學時已解破承題。至是連續學去。破承題之下一段。謂之開

講。開講者。將全題之大意。爲之開宗明義也。其字數不得過多。故述破承題而言。總謂之前七行也。開講之後。有數語。謂之領題。領題在上述本題之上文。或本題之來意。而領起之也。領題之下爲提比。其命意當在題前。蓋八股之次序。須分前後。不能一口吸盡西江水也。提比以兩比相對。成一長聯。提比之下。有出題數語。將題字說出。或留其半點可。出題後爲中股。又是一對長聯語。至是寫出本題之正面文字矣。中股之後。如有題字尙未盡出者。可於此處露出之意。均可以盡情發揮。尾股者。篇之末處。亦成一大長聯。題之正面或餘意。均可以盡情發揮。尾股之後有數語。謂之落下一股之例。篇中不能涉及本題之下文。違者謂之犯下。代八股之犯法者。惟篇末之落上。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則可以說到下文。蓋開講後之領題。爲本題之來龍。篇末之落下。則爲本題之去路也。中館之後。有所謂大館者。多設於都市。而鄉間無之。蓋都市爲四鄉雲集之地。而應試之所在也。蒙館與中館之生徒。均每人一書案。同聚於一堂。而教師則居中督課。每早晚兩次講書。早堂講四書。晚堂講時文。或古文。或詩賦。每月課文。或四次。或六次不等。謂之課期。每日或有小課。或對偶。或試帖。或八股之一小講。無所謂星期休業。惟逢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則放假。其開學多在正月中。散學則在十二月初。餘則惟教師應試時。則停課耳。大館之教師。必爲甲中人。其時某館。初時多一師楊教。其後則有合館之法。如吳

何合館。則吳曉朝太史與何路雲孝廉也。呂何合館者。則呂贊臣也。呂贊臣何路雲兩孝廉也。崔方呂館者。則崔磐石太史。與方默谷呂耕學者各占一房。閉戶自修。惟早晚赴堂。則擊梆三通。諸生登堂聽講。每月課文四次。然聽講與否。應課與否。聽其自便。非如中館之教師坐堂而監督也。文館專教八股。以應科舉。學生亦專爲八股科學而來。故開學每在二月。而散學則在試後。到廣州後。時約爲六七月。歲科兩年。則在學政巡試。則在八月完場後。即便散學。各自歸去。大館例講四書。必在試前講畢。至試場過後。仍有四書後講某經之布告。然亦是其文。講者難。聽者亦不易矣。大館亦有指課在。不必入館住宿。但逢課作文。

。正課生脩金。每人每年  
。膏脩丙。特異者則廿丙。  
。然只是少數。搭課者。則  
。十圓或八圓不等。教師之  
。講四書。不在發明釋義。而  
。專為八股設想。余某師歐  
。陽海瑞孝廉。熟讀八股最  
。多。每講四書某章。則歷  
。舉某人之某句題文如何。  
。其佳處誦之如流。予服其  
。強記。而稱歎歷代文人乃  
。疲精敝神於此。所以嚮落  
。英雄。而消磨其歲月者。為  
。計至工。至於考試之法。  
。縣試七場。府試七場。院  
。試又二三場。一年之光陰。  
。盡耗於試場中。年年有  
。希冀。而年年復失望。試  
。之又試。年復一年。而齒  
。搖髮落矣。今者。科舉廢而  
。學校興。從前讀書之法。多  
。有未知者。故畧述之。然  
。八股科學既混。而輟經不  
。讀。於是。有廢經翻聖之慘  
。是一法立而一弊生。當  
。如何挽救之。是在有轉移  
。風氣之責者。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優雖。然。此風果何自來  
。哉噫。

#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題筆

## 草堂學徒

康門弟子，其全盛時數以千計，蓋獨於各省矣。然在光緒甲午乙未兩年，仰高祠共學者，則約爲五十人而已。原有同門錄，惟因餓船禦之事，恐被株連，故急毀之，其後有無復輯，則未知也。仰高祠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諸同學之姓名，尙能約略記憶，今述其梗概。

則有如下之諸君。陳千秋（禮吉）從學最早，梁任公（名啓超字卓如更字任公）仲策（啓勤）麥孺博（璽甲）杜榮三（仲華）曹孟華（仲穎）著《泰斗》、鄧仲果（仲勸）而梁仲麟（仲謨）君力（啓田）亦任公之從昆弟也。林無倦（奎）徐君勉（勤）從學亦早。韓桂林講學，有龍伯純（澤）、

氏從學者數人，韓樹國（文舉）雲台叔河菱甫諸韓子襄（榮襄）與余有戚誼。皆番禺之古壩人也。陳子襄（榮襄）與余有戚誼。引余共學，余又引容任秋來學，黎硯詒（祖健）原爲子襄弟子。亦引爲同門，陳蔭儀（和澤）與廉師戚好，廉同和同勤皆廉師戚好，廉同和同勤皆鄭韶覺（洪年）、張智若（學環）、江震公（孔殷）、鄧元翊、陳介叔等。亦時通聞間。在日本同事，有陳卓京、勞伯燮、李毅卿、羅孝高、羅伯雅等。別後亦少見及。陳煥章（重遠）爲北京孔教學會會長。又爲國內瓦世界宗教和平會副會長。又爲香港孔教學院創辦院長。畢生致力於孔教。與余共事甚相得。屈指六十餘年。人事多變。杜少陵云。訪舊半爲鬼，而驚呼慄中腸矣。

# 萬木草堂懷舊

## 草堂風

朱九江先生之學規四條，其一曰檢攝威儀，草堂亦以此爲訓。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故威儀尤爲朋友所當注意也。萬木草堂之威儀，有足述者。「凡在草堂必穿長衣，雖盛暑天時，亦無短衣露足者。」散館之藍夏布長衫。散館時之藍夏布長衫。散館脚。爲康門之尋常步束，俗人一望而知其爲康門弟子也。」康師每次講授，學生必先裸講題於堂上，傳案周知，屆時擊鼓三通，學生齊集，分東西鶴立成行，俟於堂下。康師至，學生依右點首。乃升座，學生依

次分坐。中爲師席，西旁設長桌，東西向。當時大館之講學也，每取木梯。如筵間夜中報時之擊析者然。而草堂之所以擊鼓者，以大昕鼓徵，入學鼓震。俱見於禮記，鳴鼓而攻，又見於論語，可知擊鼓集案，亦猶行古之道，而其他大館則又以爲怪矣。康師講學，不設書本，專就其上。學生各設日記簿，內分學術源流。然亦偶及八股，嘗講管輞山袁太史兩稿。學生各設日記簿，內分專就其上。學生各就其當時所讀之書，或發爲言論，或質疑問難，錄於日記之中，每星期繳呈先生，爲之批答。又時常分班召見各學生，考問其學業，而諒諱教誨之，論語須有食料以補充之也。謂有酒食，先生餌，朱子謂先生父兄也，若康師者，則先生父兄合而爲一家。

盧湘父隨筆

萬木草堂憶舊

草堂集

康熙起造，若有所常，則諸生之放蕩可知，而草堂則不然，師雖不在，而諸友之講貫不輟，或聚而會講，各心于得以宣述。

其久，而八字著脚，到底  
仍不懈也。先生掌櫃如  
綿。余嘗在私室習字，先  
生忽至，余急起，先生止  
之，即把余手教之書法，  
以此知先生之掌特異，余

廣州集

講者多暨同學之節韋，如徐君勉，王鑑如，林其儒等，舉任公等，余則恂有馮受而已。時康師方著孔子改制考，諸生分任編輯，各就所讀之書，按類採錄，故康師集其大成，而蔚爲巨觀，學生有讀書之便利，而廉師又得著書之便利焉。廉師博聞強記，猶異尋常，然亦非全恃天資，其學力實有大過人者，嘗命門人爲之檢拾叢殘，余見其所手錄之資料甚夥，而其所棄置之稿，亦盈兩大冊籍，隨卽以付灰燼。乃知古人所謂過目不忘，所謂一目十行，或五行俱下者，殆亦涉於夸张耳。廉師舉動嚴重，未嘗見其交足，上臺授課，歷時

驗身，「誠之草堂學應嚴整。無當時陋習。故咸以爲怪。蓋少所見則多所怪。實則無他異也。」余常任教於日本橫濱之大同學校。當時生徒尊師，或相遇於道上，必旁立垂手，俟先生已過，然後敢行。余等每出游，亦須注意，望有成行排列於道左者，則必與之點首爲禮。禮記有云：「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大同學校之學生，有此種儀節，蓋受禮教之薰陶歟。然時事萬變，不知今復何以也。」禮記又曰：「禮以安上下，定民志。」又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又曰：「敗國喪家亡。

人必先去禮其一故禮教一去則秩序大亂上  
下不安而民志不定而敗國喪家亡人隨之矣不知當局者其亦深長思否也

清以科舉取士，而科舉以文字爲去取，士人視此爲渾身之階，故咸致力於文字，務求其工。讀以博取科第。惟所謂文字者，文則八股。字則小楷而已，八股文以清真雅正爲尚，又不得涉及三代以後事，故學者之讀四書，只爲八股之題目，讀五經只爲八股之材料，而三代以下之書，皆可以不讀其禁錮人民之聰明，統一人民之志向，可謂巧妙極矣。」廣州一大都會也，衙署林立，商賈輒湊，凡求富貴利達者莫不雲集於此。於是所謂大館者，亦雲，白雲焉。科舉以八股蒸士子求學者以八股，故教師之講授者，亦無非八股，

# 萬木草堂懷舊

廣州氣習

而其餘之輕史詞章。

惟有提及。若夫仁義道德，心性理氣，與夫修己治人之道，持身涉世之方，則概在不論不議之列，非學者之所求，更非教者之所重耳。大館之設，由科第中人自辦，或約二三人同辦，謂之合館。雖時報紙未盛，未有告白一事，其招生之法，則每於各城門之頭圍內，書貼長紅，其文曰：某某年，某某老師，榜名或貢名或甲名某某，館在其街某處，請學課文，下署及門同啓，實則

也。早晚堂先擊梆三通，學生齊集環坐，衣履不一，多有短衣露足者。教師上堂，學生多起立，或雙如原壤之夷俟，教師固不敢叩其脰，惟有熟視無覩，或俯視教本，喃喃自語而已。除聽講上堂而外，勤者閉門自修，尙無越軌行動。而不肖子弟，往往借求學爲名，博父兄之金錢，以任情縱欲，甚者或吸鴉片，或聚賭博，入乎其中，猶如一閑之市，載號載收，怪狀百出，殆不知其爲學校，蓋小販之營業者，亦雜遝往來也。至於科場舞弊，亦每在此中活動，可謂極學界之奇觀矣。近世進化，每談平等自由，佛教修言平等，然僧徒，執警策以警衆，不得不稍有倚容，則其爲不平等不自由極矣。竊以爲當僧徒，執警策以警衆，不蓋借書者之汙損或遺失，當值人均不能辭咎，且事巨謬。輪值者頗負重責，查書藏一次，如欲續借者，則從新登記，而輪值者即在於此時交代焉。書藏各書多珍本，半由康師借出，其餘則康師之友好，亦多賜贈。歷年同學諸君，各有捐送。故集合而成巨謬。輪值者頗負重責，故多有不願當值者。而余則樂不疲。蓋幸藉此機會，以窺中秘，因各書多頗繁瑣，又未免妨礙自修，故多有不願當值者。而得之。同學多閉戶自修，惟余則多於書藏中自修也。

每月約四次課文，時未有登堂講授，早堂則四書，四五圓不等。教師與學生，惟開學時一見，餘則少有會晤，每日早晚兩次，登堂講授，早堂則四書，晚堂則八股，或詩賦雜文，課文，然學生之聽講與否，應課與否，教師固不問。教師雖講授，或

# 盧湘父隨筆

輪值書藏

萬木草堂藏書，凡數

萬卷，分貯百餘箱，藏之一室，加以扃鐫。由同學次第輪值管理，其書專供同門之借讀而參考焉。例以一人每月輪值，借書者向當值人請借取其書，由當值人檢出交付之。書人則書名於藏書之簿記上。還書時，則注消之。每月終，則例將各書繳還。檢查書藏一次，如欲續借者，則從新登記，而輪值者即在於此時交代焉。書藏各書多珍本，半由康師借出，其餘則康師之友好，亦多賜贈。歷年同學諸君，各有捐送。故集合而成巨謬。輪值者頗負重責，故多有不願當值者。而得之。同學多閉戶自修，惟余則多於書藏中自修也。

余則樂不疲。蓋幸藉此機會，以窺中秘，因各書多頗繁瑣，又未免妨礙自修，故多有不願當值者。而得之。同學多閉戶自修，惟余則多於書藏中自修也。

李端有言，大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則真有百城之榮矣。

# 萬木草堂憶舊

## 翰值書藏

古人有就讀而玩市者，今則市肆所無者，余更得之，其爲幸更何如也。余雖草堂數年，經戊戌之變，康師被抄沒。而書藏亦散。然棄於之後，如採之廣陵，之嘉則殿等。書藉藏，特其小焉者耳。

## 公祭陳曹

陳禮吉，（春秋），

曹著偉（泰）爲康門高足

弟子。余初入草堂時，禮吉已患病，倒是肺癆。而著偉因精神奕奕，而議論風生也。不意甲午十月，著偉先作古人，而乙未二月，禮吉亦隨之而長逝耶。

兩君贊襄義學，得力甚深，先後謝謝，康師傷之，乃爲位於木草堂東門而公祭之。先生素服擴腰白布覆紅櫻），讀祭文，懷愴欲絕，先生哭甚哀，同門叔樊儒、梁任公、徐君勉、王鍾如等，均號哭。蓋諸君爲長興里同學，交誼更深也。餘則交情雖淺，亦爲所感動，而不和涕之何從也。昔者顏淵死，子哭之恸，曰：天喪予，子死，有喪之事，亦曰天祝予。古人師弟之情，有不能自己者。禮吉已患肺癆，而著偉因精神奕奕，而議論風生也。不意甲午十月，著偉先作古人，而乙未二月，禮吉亦隨之而長逝耶。

余先府君（諱璽字達渠邑廳生）與從恍端臣。（諱雲樵，（觀成）容稽邑庠生）均嘗從朱九江先生游，與同邑唐傑卿、（元俊）朱紹卿、（文熙）劉雲樵，（觀成）容漢三、（思濟）容子麟、（祖仁）李卓瑞、（廷裕）皆家徒四壁。遺一妻一女，女幼稚，不能自存，林雲樵慨然擔任撫其遺孤，妻乃能自給，其後聞聲鶯并以其女爲子婦。夫童養媳固非雅事，然茲之義舉。又嘗別論者耳。

## 盧湘父隨筆

（李東坡，（觀成）陳端甫，（錫章）區瓊石，（

湯璽）謝左佩，（國材）潘次農，（宗博）潘榮瑞

，（耀輝）諸世丈，均同時共學，其後結爲同道，

即所謂班聯社也。光緒八年壬午，朱九江先生之喪

，康龍兩先生，固極致

力，而先府君與諸世丈。

亦爲之助，如營喪葬，立

碑記、輯遺書、建祠堂，

等事，余年尚幼，亦有所聞焉。今之公祭陳曹，

亦是師友之厚誼，可以振

厲末俗者。著偉與兄仲儼

（碩）俱同學，然皆寒素

，著偉家徒四壁。遺一妻

一女，女幼稚，不能自存，

林雲樵慨然擔任撫其遺孤，妻乃能自給，其後

聞聲鶯并以其女爲子婦。夫童養媳固非雅事，然茲

之義舉。又嘗別論者耳。

#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題

## 黃埔約游

黃埔水師學堂，聞其設備甚美，有倡議參觀者，一時屬而和者多人，余亦隨聲附和，逐蹤而去。黃埔什城不遠，小輪往來一小時便達，船費每人一角亦甚廉也。登輪後雄辯高談，歡呼樂甚。無何，舟人收船費，乃有不名一錢者，問之，則曰：余以爲倡議者之自有辦法也。及問倡議者之爲何人，則案目睽睽，茫然莫得其主名也。幸全所携甚多，乃借與之，此一可笑也。既抵黃

埔，問誰爲鄉導，則又無有識途者，於是問路乃達，此又一可笑也。既到水師學堂，逡巡未入，問誰有認識學堂中人者，則又有認識學堂中人者，則又茫然莫對，實則此多數人之中，尚未嘗到黃埔，皆未識水師學堂，並未識學堂中人，而學堂門禁甚嚴，不能隨意遊覽，故不得其門而入，惟有望門興嘆，廢然而返，此真一大笑話也。

。然余於此事得一大教訓。因知凡辦一事，不可盲從。必先自己明瞭，乃可著。曾文正公云：凡用事當取其多條理而少大言者。此固闡諭之言哉。小子狂簡任事者必引爲己責，不能以思慮而裁之歟。

#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題筆

## 輔仁精廬

甲午乙未兩年，萬木草堂同學，尙不滿五十人，徒侶未盛，若勉任公私儒範，如樹園等，欲開講學風氣，以期得明。因此時爲科舉時代，故仍以會文爲名號，用輔仁精廬名義，號召各校，開會聚談，來會者

百餘人。時韓雲臺與梁任公合館於衛邊街，生徒數十，亦在會中。惜事屬初辦，未有條理。徐榮王韓林諸君，八面周旋，唇焦舌敝，其結果命題會文而已。文題爲乃所顧則學已。君勉卷得徐字。徐氏而得徐，亦巧合也。時以前列數名，刻板印贈諸友，惜久已散佚，余之原文，亦已不知去向，而輔仁精廬，只如曇花一現，宋雙

端，餘則不復列號。九州之次序，原爲翼究寄徐揚蕡豫梁雍，余卷列一翼字，置之卷面，殆卽首選矣。君勉卷得徐字。徐氏而得徐，亦巧合也。時以前列數名，刻板印贈諸友，惜久已散佚，余之原文，亦已不知去向，而輔仁精廬，只如曇花一現，宋雙

#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 討張宏範

萬木草堂在廣府學宮之仰高祠，祠爲奉祀廣東名宦，如吳隱之宋景等輩。凡木主數十，即在講堂中，同學不甚留意。日諸友聚談，梁任公徘徊瞻眺，注視神座。忽譁曰：「張宏範乃在此耶？」衆趨視，讀曾以一字之贊。嚴鐵城之論紛起。任公弟仲策，年方十八，少年氣盛，躍登肺

櫬將木主掉下，急貲厨刀欲砍之。陳子襄止之曰：「勿爾，彼人知罪，俟我宣佈其罪狀，然後行刑。」

乃援筆大書曰：「爾張宏範，以漢族之子孫，作胡奴之牙爪，欺趙氏之孤家，向蒙朗誦一過，仲策手起刀落，木主立碎，等於分屍，衆謂將碎片，交屬人

典刊。爾肉體幸未天斃，爾木主雖逃重辟，爾奸魂其飛於九萬里之外，毋汙中土。」此文草畢，子襄汗向蒙朗誦一過，仲策手起刀落，木主立碎，等於分屍，衆謂將碎片，交屬人

典刊。爾肉體幸未天斃，爾木主雖逃重辟，爾奸魂其飛於九萬里之外，毋汙中土。」此文草畢，子襄汗

# 萬木草堂遺稿

盧湘父隨筆

## 討張宏範

九江之名節，在登第時，不肖屈節而入卷，以致三甲，出使蒙古有功，不受蒙古禮物，又不受督撫之保舉，已可見端。張之洞請康先生勿攻古文，願養弟子以萬疊，又某黨欲引與共事，及袁世凱之利誘，康先生均不爲動，亦可表見一二。故其講學於黨個東林，極力表章，以重氣節，同門亦均以此相砥礪。

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不屈不撓，遂至殉難，同時被捕者，有陳繼演程大璋，提訊時，有工人謂可誘捕康先生。程諭之曰：「汝賣

## 著書被議

主耶。」承審官愕然，曰：「此必康黨欲殺之。」或曰：「此瘋漢耳。」遂釋之，其餘如徐君勉與諸同

門之種種救國義舉，與夫唐才常之起義，蔡鍔之倒袁，皆任公弟子，而皆受康師崇尚名節之教者也。謂論孔門，不在禹下，其推許極矣。此書初出，海內風行，各有翻印，凡五版。徐仁鑑督學湖南，以之試士，然篤信許鄭者，則大肆攻擊。汪鳴鷺侍郎

，於典專試者授以此書，屬凡持是說者勿取。張之洞請勿攻古文，願養弟子於萬疊，先生不爲動。御史褚成博，草疏付給事中劉所欲僞造，藉以詬王莽。莽改國號曰新，故謂之新學，非新舊之謂也。蓋自鄭康成說經，無羅今古

# 萬木草堂憶舊

59  
二九

盧湘父隨筆

## 討張宏範

萬木草堂在廣府學宮之仰高祠，祠爲奉祀廣東名宦，如吳國之宋景等輩。凡木主數十，即在講堂中聚談，梁任公徘徊瞻眺，注視神座。叔諱曰：「張宏範乃在此耶？」衆趨觀譏論紛起。任公弟仲策，年方十八，少年氣盛，躍登講

檯將木主摔下，急貯厨刀欲砍之。陳子襄止之曰：「勿爾。彼人知罪，俟我宣佈其罪狀，然後行刑。」乃援筆大書曰：「爾張宏範，以漢族之子孫，作胡奴之牙爪，欺趙氏之孤寡，虐宋門，妄誇己智。陳子襄將碎片，交國人刀落，木主立碎，等於分屍，衆譏將碎片，付諸烈燄，以示化骨揚灰之意。此事雖近遊戲，亦有教育意味。朱九江學典若非加以顯微何以明正典？」

典刊。爾肉體幸未天誅，其棄於九萬里之外，毋汗現中土。」此文草畢，子襄汗現向衆朗誦一過，仲策手起刀落，木主立碎，等於分屍，衆譏將碎片，交國人付諸烈燄，以示化骨揚灰之意。此事雖近遊戲，亦有教育意味。朱九江學典若非加以顯微何以明正典？」

# 三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 著書被議

有旨督學李漁草查辦，李文忠、翁文恭、黃紹基、文廷式、沈曾植、曾廣鈞等爲經類，於是李漁草覆奏，爲之辯白。謂新學僞經考一書，大旨以古文爲劉歆僞造，欲以詔附新莽者，多引證據，尙非非聖無法。至長春二字，實取文選陶徵士誄弱不好的弄，長實素心之意，非謂長於素王，其徒亦無超同缺悶等號。於是得旨嚴板，不復深究，時徐琪爲廣東學政，與督覆奏，闡撲自徐手云。當先生之被劾也，謠言紛起。

先生乃漫遊桂林，奏禁學，從學者甚衆，龍潭厚龍煥輪况仕任程式毅等先後從游。先生於講學之際，成桂學答問一書，而桂林山水，亦多其遺蹟焉。是年更遊羅浮，同門葉湘南，在酥醪爲道侶，先生乃與之偕，挑一僕自隨，湘南與師長同行，其旅費應由學生供給，乃將旅費交僕人，屬勿勤先生確要，而先生以爲此游爲自己主動，賴門人廝導，不宜令門人破鉢，亦屬僕人支給。勿問湘南，豈知僕言在愈曲園處，得讀此文，即大佩服云。

相關照，久之乃覺，而僕已他往，先生嘆曰：「上下相蒙，雖與處矣，」新學僞經考，至丁巳重印，只稱僞經考，不復用新學二字。其題詞曰：「光緒辛卯，初刊於廣州，各省五縮印，甲午版，戊戌庚子兩版板。丁巳冬，重刊於京城，戊午秋七月成，然以消流甚廣，至民國二十年，文化學社乃重印，仍其名曰新學僞經考。」錢玄同爲之序，多所稱許，亦間有辨正，文長凡四萬餘言，自言在愈曲園處，得讀此文，即大佩服云。

# 三萬木草堂懷舊

盧湘父隨筆

## 八股內容

科舉以八股取士，行之數百年，其四書之文題，重出者不知凡幾，試官命題，各出其智巧，以難則美，於是花樣百出，而有種種文題之不同。有時文備法一書，說明各種文題，井其作法，而選錄一二篇，以爲程式，其文題種類，不可盡攬，但其大畧，尙可約述。其大端兩大類，則大題小題也。大題者，文義完全，或全章，或一二章，或一節，或單句，或二三四句不等，總之語氣未有割裂者。至於小題。則五花八門，許多

種類，有所謂搭載題者，或截去上文，而搭入下文，或搭去下句，而截去下文，總之或藏頭而露尾，或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夫文以載道，八股以四書命題，號稱代聖人立言，而乃侮聖人之言，可謂舞辯之蟲賊，而文章之妖孽矣。其義尚有所謂虛冒題，縮腳題，橫担題，小典題等等，不可勝數，若夫兩扇三扇四扇等，尙覺光明正大，屬於大題一類，尙無支離破碎之弊。大抵鄉會二試，命題猶循正軌，惟小試則學使獨歷各府州縣，題目繁多，不能不各出心

裁，以避重複矣。制義議話，有一段歌詞，諷刺八股者。其詞曰：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撫尾搔頭，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賣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臂高低，口角歡欣，甘蕉清兒，唱了又唱，何滋味，辜負光陰，白晝迷一世，縱教他博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以上歌詞，兒時所聞試，至今讀之，猶可發一笑也。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書院應課

科舉時代，國家有取士之名，並無養士之費，所謂生員貢舉，以至進士，只是懸一虛銜，而天下人士，遂極之若驚，雖謂縣有教諭，州有學正，府有教授，均佐以訓導，謂用以教導諸生者，然究之教者未嘗教，學者亦未嘗學也，則亦具文而已。惟求其稍有養士之微意者，則爲書院乎。書院之設，各府縣均有之，在廣州則有慶秀、粵華、羊城、順元等書院，大抵多課八股試帖，又有學海堂，菊坡精舍等，則誤經史詞章，此外有廣雅書院，考取者則入院住宿，不能在外應課，慶秀粵華等書院，每年各甄別一次，取錄正課

生若干名，附課生若干名，各給以膏火金，正課生十餘員，附課生半之，每月課分等第行獎，故屢者若得入選，則既得膏火金，復得月獎，可以彌補學費，草堂同學，亦多賴此津貼者。梁任公固塞士，亦嘗取給於此，但我輩所應者，多為專秀粵漢羊城，任公所應者，多為應元菊坡，蓋應元惟舉人乃合格，菊坡又多為撰史詞章，非衣裝所長也。且我輩當應課時期，埋頭伏案，夜以繼日，任公則遊行自在，行所無事，至更深人靜，則展筆疾書，並不起草，寫畢而卷已完。昔王勃腹稿尚須擁衾高臥，任公則有過之矣。然任公聰明，出自天授，聞其年甫十二

歲，應童子試，行文卽有可觀。縣令詰之曰，汝文甚佳，予欲置之案首，但汝年太輕，恐不足以服衆，列汝爲第二可乎。任公應曰：予願第三，不願第二也。蓋案首者，卽全邑之第一名，院試例必取錄，惟俗語謂懸二府三俱不利，故任公爲此言也。任公好食鹹魚，應試時，同寓以其聰穎戲之曰：汝能速成一詩，予當購鹹魚贈汝。任公請命題。曰：卽以鹹魚爲題，以魚字爲韻可矣。任公卽口占一詩，其全文不復記憶，但中有一聯云：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此二語已極工矣。以瞽齡童子，讀書不多，且鹹魚又無正當典故，乃能運興巧妙若此，誠天才也。

# 三萬木草堂憤舊

盧湘父隨筆

## 八股舉隅

八股爲從前試士之文體，北後已變爲三股六比，而八股之名稱如故。自戊戌維新廢八股而改試策論。至於今日，人雖以八股爲詬病，而究不知八股之爲何物。蓋世異時移，所謂八股之人才，亦幾零落殆盡矣。余既爲八股內容一編，略述梗概，然八股之全貌，或者尙未明白，今更選管世銘之八股文一首，淺白說明，庶幾於此中情狀，可見一斑。管世銘者，字驅山，一字誠若，清乾隆時舉人，初任軍機章京，旋遷御史。時和弄權，世銘即草奏欲劾之，軍機大臣，阿桂聞之，奏調之返軍機，世銘不得奏劾，憤憤

不平。阿桂曰：「時機未

可，徒敗興耳，宜留以有待也。觀此，則管氏氣節

之光，不特文章之美而已

也。孟子謂詶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其人可傳，則其文更可傳爾。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

(以四書句爲題，作

者管世銘)

聖人與歸魯之恩，

而屬望於狂士者深

矣。」此二句是破

題，只許兩句，不

能多。」

夫夫子之歸，豈徒

隱哉，恃有吾黨在

也。唯狂且簡，惡

也。可以小人而忽諸。

(此數句是承題，

三四五句均可，以下

是闡講)開講：

昔孔子轍環天下二

三子從行之外，其

留於晉者。尙多偶

儻非常之才焉。子

之不歸，吾黨之所

思也。(一起)雖然

，子亦曷嘗須臾忘

吾黨哉。(轉)倦

遊思返，情見乎辭

，非懷其地，懷其

人也。非懷乎委墳

之人。懷乎卓犖之

士也。(收)(以上

是開講，開講下

應有領題，本題有

上文者，則由上文

說到本題，若無上文，則將本題之來

意作領)于之舍。

#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領題

## 八股舉隅

吾黨而周流者，非爲行道計乎？顧謂羅者既不足以語之，而磊落奇偉之人，又相率爲高隱以絕世。道之不行，

對比

黨相期於遠大，而豈謂離羣千里，足而擾志士之胸。（此是出比，言昔日出游，志在行道，原無思歸之意，是作文之一開。）

出比  
(中股)

征人驛旅半生

色喜，乃入其里而

外於人羣歟。抑將與其鄉之碌碌者游也，猶以沒吾世歟。（此出題不違說出正面，却將吾黨友狂簡作反面之擬問以生出中股兩比之意以下是中股）

（此是領題，先領起歸歟之意，而暗中針對狂簡二字，以下提比）

比昔豈無輕去其鄉，願息勞人之燭，悔生平多事於風塵，而不禁臨睨舊鄉，歸，是作文之一合。（以是出題）

（提比）鄉之感，而志比

盛氣銳，唯欲卽安

者自涯而返，與吾

出題

惟是高舉遠引以自

歸矣）

若無吾黨則不必思

59  
44

# 萬木草堂憶舊

1945

盧湘父隨筆

## 八股舉隅

對比

君子憾軻白首，游  
里塾而慨然情深，

出  
(尾段)

視天下無不可就之功，視古人  
無不可企之境，而

落下

，最忌犯下，惟至  
篇末，則可以說參  
題之下文矣。)

乃觀其士而久無進  
取乏思，徵其品而

息轍還輳後者，夫

故一切智能技術責  
以專家之業而不嫋  
(此是出比寫狂

如新，挹高懷之落  
落。小子乎，狂簡  
與吾，不相見也久  
矣。牢歌不作，想

藻依然，而風流頓  
歇，其感喟有增於  
受大者不復取小，  
嫋簡之志士。)

對比

此是對比，言吾黨

何能資以老也。)

此是對比，言吾黨

乃我之思歸也，不  
然，歸何恃，恃吾黨

也，吾黨何足恃，

恃有小子之狂且簡

者在也。(此是出

題，將吾黨之小子

狂簡全句點出，以  
下，八股文之篇中

小子質性光明，終  
其身無不可告人之  
事，盡其世無得  
一當意之人，而好  
高者不暇致詳，或  
下至象數形名，黜  
以章句之儒而不屑  
(此是對比寫狂

簡之好高以後是落  
下，八股文之篇中  
之意爲狂簡點綴，  
以示游刃有餘更覺  
文情斐亹非必篇篇  
如是也。)

#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 任公軼事

予與任公同爲新會人，我鄉潮連，屬東方，任公爲茶坑鄉，屬西方，相距頗遠。任公有神童之名，年方舞勺，則遊邑庠，成童領鄉闈，與吾鄉陳昭常、盧臣清、同科中式，時正主考爲李端棻侍郎，副主考爲王仁堪殿撰，嘗賞其文，許爲大器。李侍郎有女弟，尚待字，乃托王殿撰執柯，欲以女弟聘之，任公之父蓮誦世丈，在鄉授徒，固恂恂儒者，王殿撰乃約與會晤，談及此事，建潤丈曰寒素之家，齊大非偶，辭不敢受。侍郎使語

之曰：「予固知啓超寒士，但此子終非池中物，予黃騰達，直指顧聞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貧富介介，且予知子女弟固深明大義者，故敢爲之主婚，母却也。其後任公就婚於京師，歸里謁祖，新婦亦謹守婦道，鄉黨稱賢。蓋茶坑已僻陋，梁氏更塞儉，以久處鄙市，習慣奢華之婦女，多慕虛榮，每難處約，而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誠可嘉也。

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詩文，一巨帙，蓋任公昆仲在里，時作扶覺之戲。每與乩仙談詩論文，日以爲樂，或片出產之區，男女老幼，或殆無人不吸烟，至有携備烟具，沿途賣烟者，或布席於道旁，或呻吟於廁口，然必爲才鬼所託。一日有王摩詰降品，隨筆成文。

59  
4  
6

任公軼事

中多佳句。任公試之曰：「能聯句乎？」曰：「可。」任公乃與聯句，亦即隨時酬付，任公又曰：「摩詰好佛，吾與汝談禪何如。」則又極有禪理，娓娓不倦。觀此，即或非真摩詰，亦非有天才，未易僞託矣。又有女仙，爲南漢宮人李某娘，題詩一片幽怨，任公詳詢其身世，爲之作傳。又憶其品詩二首，其一曰：「蛾眉謠古來悲，雁磧龍堆怨別離，三字覽沈奇士獄，千秋淚洒黨人碑」，下四句已忘却。其二曰：「煮鵝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罷。

遙蒙，一篇鶯鳥才應盡，五字河梁氣暗搘，絕域莫迴蘇武鶴，邊風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又忘却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詩詞隱約道及，豈事皆前定耶。其餘詩文尙多，蓋鎮日以此消遣，與土地公亦甚熟習，平常扶覩，必在土地公化符，請其代邀乩仙，宣操土音，一賓則新會土音甚雜，來坑之於潮連，其土音亦各別也。橫濱商人，有演講會，常在大同學校夜敘，余亦隨衆學習。然常須預撰演辭，頗以爲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寫一條字便可。有時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則土地公自着忙，爲之作傳。又憶其品詩之遺致，然有時土地公降便是極好之演辭，此是訓品曰：「請勿催符，」或問其何故，則曰：「請問之冥漠，」可知符篆之用，莫名其妙。費長房船役

鬼神，一失符書，卽死於鬼手，蓋擇術不可不慎矣。戊戌後，予與任公同在日本，每宴會，恆作稽拳。任公曰：「我舉新會人，宜操土音，」實則新會土音甚雜，來坑之於潮連，其地公化符，請其代邀乩仙，宣操土音，一賓則新會土音亦各別也。橫濱商人，有演講會，常在大同學校夜敘，余亦隨衆學習。然常須預撰演辭，頗以爲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寫一條字便可。有時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則土地公自着忙，爲之作傳。又憶其品詩之遺致，然有時土地公降便是極好之演辭，此是訓品曰：「請勿催符，」或問其何故，則曰：「請問之冥漠，」可知符篆之用，莫名其妙。費長房船役

# 萬木草堂懷舊

盧湘父隨筆

## 任公缺事

或流連大同學校者累日，敘談常至夜分。一夕偶動抹牌之興，時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顧深夜何處得牌，任公視案頭曰：「得之矣，蓋予適有咭片一盒，任公即反用底面墨以墨筆圈識其何意，同行者亦夢寐也。既而見日人紛紛持杯

田大學畢業，大隈伯邀大同學校諸君觀禮，並在其花園開園遊會，余亦隨衆赴會，花園離大學不遠，入園後，見有立式宴會之旗幟，隨風蕩漾，余固不然此際已杯盤狼藉，所餘

，與任公有舊，相與絮談，亦不及飲食，柏原文太郎，與康門甚稔，乃特設倚桌，招待果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請取拂自便，然此際已杯盤狼藉，所餘殘羹，掇拾些碎，幾至枵腹而歸。惟有相視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見聞，尚不解此，我輩寡陋，更何足怪耶。

54.4.8

# 禹木草堂憤翁集

盧湘父隨筆

## 媿穎詩話

禹木草堂學徒，每輕視八股，於考據訓話，亦不甚措意，惟喜談時務，多留心政治，蓋有志於用世者。余無大志，惟日與陳子襄講求蒙學。子襄嘗編有婦孺須知，婦孺淺解等書，以便兒童識字，余亦譜有婦孺韻語，以各字分類，編成四字之韻語，先生見而善之。曰：「蒙學亟須改良，汝能為此，亦大好事，今為蒙學假定書目，為之發凡起例，汝試試為之，事若有成，亦無量功德也。」乃援筆寫成一紙，以授我。其言曰：

童蒙幼學，十年有不解文學者，皆由童學無書，違讀經史，宜其久無所入也。今擬編蒙學書，以惠天下，俾我中國黃種四萬萬人，立加十年學問，十倍知識，豈不要哉。仁術覺心，莫大於是。願編者皆定功課，以孫武令商君法行之，期於月必有所成。一、先編童學名物一書，著一實物之名，下繪圖，俾一望易曉，以童子至近之物為主，不得過萬。一次謁童學兩音一書，以兩音之體，發名物稍深者，約四本，用廿一史彈詞改定。一、編幼稚，照國雅讀雅之例，分十餘類。

，輔以各歌，如天文地理宮室器皿權量度衡虫魚草木等類。一、編童學或問，以公羊調行之，亦照幼稚分類。一、編小說，用四合行之，一、編童歌。一、編文字童學，照文字要求，刪定為三千字，先實字，後虛字，合說文句讀段注通訓定聲，并六書例，加變改。一、編文字童學，實字聯虛字法，讀字成句法，讀句成章，讀章成篇，皆引古經史證成之。一、編讀書入門，讀古今事理訓話，令可以讀吾之大義微言，改倒考，孔子紀年史，及史記漢書通鑑西漢。

# 萬木草堂隨筆

「盧湘父隨筆」

## 婦孺詩話

以上所述之書目條例，皆先生之率直書，意到筆隨者，余以此題試爲之，曰授兒童，則殊不適用。蓋先生天分太高，視事太易，不能爲低能之兒童設想，如中國兒童所讀之三字經，乃順德區適子所著者，流行已久，章太炎以爲是簡略，而增訂之，以期美備，余亦病其太繁，非兒童所能任受。古人謂干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乃知大才之不可小用。而理想之事，又往往不切於實際也。

婦孺詩話一書，雅俗

雜糅，淺陋已甚，不過遊戲之作，當先生問及時，余甚忸怩，不意竟蒙嘉許，且即執筆書此。先生之不遺小善，而誨我，故此紙今尙保留，以誌師訓。其後先生嘗以書來。中有

句云，弟久以教育聞，想近益進也。則先生似尙未忘此事也。先生之女同復，嘗來就學，先生謂此女甚鈍，幼時嘗教以數目字，至數偏尚不能記，余卽厭惡之。同復之來學也，只是隔班受業，其後先生又欲令其子同義來學，謂須如何教法，時男女生徒數百人，不能爲之特別教授，則敬謝不敢矣。蓋先生天資卓絕，而所見同門，又皆一時之秀，故不知低能者之苦，又豈知近時握器式之學校，旅進旅退，萬不能因材施教，而個別授耶。

滿城風雨  
歲乙未，袞裳兄輟學返里，復為童子師，余則仍留學於萬木草堂。時孫文在廣州設立學會，名爲講求進學，實圖革命。同鄉翟洞若，加入爲會員，門翟洞若，加入爲會員，是年秋，官方偵緝，知藏蝦蟹某處藏有軍械，乃大加搜捕，於是謠言紛起，人心惶惶，一若大亂將至者。全城戒嚴，白晝閉關，出入多方盤詰。旗人則登城守陴，夜則軍隊梭巡，通宵達旦，路上行人，幾於絕跡。事初起時，翟洞若倉皇走告，同門恐被株連，草堂原有同門錄，至是或焚燬之，以其內有崔洞若名字也。於時風聲鶯囀，一日數驚，余因計返鄉暫避，事平乃返廣州。所惜者，時同門方共習英文，延師教授，余亦從學而讀完花士卜，即遭此變，而英文之局遂散，若無此次亂事，則或繼續學去，可以稍識西文，不至如今日之熟視無覩矣。翟洞若當時雖受驚恐，然自民國成立，則又爲革命之先進，福倚伏之數，誠有

萬木草堂憶舊

八股溯源

屈湘父隨筆

余既爲八股內容，八股舉隅，一竇。然八股變爲三股六比。已失八股之面目，究竟八股之眞面目如何，尙無答案。頃讀顧氏日知錄，其中有論試文格式者曰。「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傳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其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榮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榮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後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又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先講實難于君四股，中間

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悲四股，復收一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所屬立格，則每屬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是。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間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亭林之言如此。夫亭林生在明末清初，其時儒生，已不知八股之何謂，假令亭林不言，則至今更不知八股之何謂矣。亭林又謂嘉靖以後，文體日變，則其後之三股六比，中間又不知幾度變化矣。且亭林謂長題則不拘此，可知八股時代亦有不堪入股者。故三股六比之時，亦不過就其多數

言之，實則當時之文體，實不止於三股六比也。余習業案時，已知有多種，除破題承題開講，爲八股，一定之格式。每篇必具，若開講以下，則有所謂兩大比者，三大比四大比者，又有所謂散段者，但作散文三大段，而不必對偶。亦有前後兩段，而中間作一散段者。又或作多數之小股，而不止於三股六比者，總之科場之文。限以字數，最短不能少過三百六十字，最長不能多過七百二十字，不出此字數之範圍而後可。至於廟諱御名聖諱之敬謹避諱，與夫試卷之不得汗損。不得采白，不得作破體字。是又臨文時所當謹慎者爾。

# 天天報

(四期星)



永安街坊衆祝孔誕，圖為盧湘父老師在席上演講時的情形。

(本報記者攝)

！  
三都)

足

足

61831 天天日報

同

萬木草堂，爲當年康有爲聚徒在廣州長興里講學時始名，康有爲在廣州開館講學，凡四易其地，即廣州之徽州會館，而長興里，而雷邊街鄺氏祠，而廣府學宮之仰高祠。據康有爲自編年譜及梁啟超三十自述，均謂草堂開創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辛卯，時堂址設廣州長興里。但據張軍溪之說，則萬木草堂一名，於光緒十九年癸巳冬間，始正式頒稱。張軍溪名伯祖，爲萬木草堂後期學生，據其所記萬木草堂開館經過，較梁啟超三十自述及清代學術概論所志尤爲詳確可徵，張軍溪遺稿記云：

經兼論文，則弱冠生二三十人以上。其數十百人者號大館，則有諸生達才長者，余粵九十縣才俊萃焉。粵例多學以冬月初旬起至臘月中旬止，爲學者專課詩文，遂延先生設時，於是粵之學者始從先生問學，



萬木草堂別考

簡三

來談，先生初興之論詩禮，泛及諸經之義理。千秋豁然悟，遂著萬木草堂弟子籍。是萬木草堂以千秋爲首。

時假徽州會館爲據  
徙地。六月陳千秋

堂

10

卷之三

，再移講舍於衛邊街關祠，時所編之書正多，而以孔子改制考體大思精，乃選同門助纂，以千秋據其成。歲癸巳冬，三移講舍於府學宮文昌後殿內仰高祠，始題曰萬木草堂。

服，遂執業爲弟子，共請張開健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的簡單，陳榮在當時知識水準，在一般認識青年之上，梁啓超且已中式鄉試，爲己丑科（光緒十五年）舉人，

亦俱吻合，所異者萬木堂一名之得名先後，萬木草堂之正名，自以張設爲可據。至康梁師生關係的開始，如據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云：「啓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

述中，則更無論矣。但從此一則記叙，誠爲研究康梁師弟淵源的第一手材料。我從康有爲手批梁任公詩稿手跡研究，梁啓超與陳千秋，當年之在大館體康有爲講授詩文，甚有可能。再以康有爲年譜記述陳梁

以輔益者良厚。越三年，而唐有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爲怪。千秋啓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

及門經過：「光緒十六年庚寅，三月，陳子秋未見，六月來及門。八月榮啓超來學。」